

试论《圣经》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 詹 艳

(福建省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 建阳 354200)

摘要: 自中世纪以来,《圣经》的影响在西方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而且《圣经》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本文从《圣经》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及在世界文化发展中对西方哲学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 《圣经》; 史学价值; 文学价值; 西方哲学

[中图分类号] G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 (2006) 06-0157-02

《圣经》,英文名称为The holy Bible,汉译为《新旧约全书》,简称《圣经》,主要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有时也把“次经”或“后典”包括在里边,这视不同的教派而定。“旧约”是指古时子和华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旧约全书》共有39卷。主要内容就是律法、诫命、规条以及以色列民族各时期的历史、先知的教训、各种史诗、战歌、情歌、格言等。《新约全书》是基督教的经典,成书时间要比《旧约全书》晚得多。《新约全书》27卷。“新约”即上帝通过耶和与信者世人订立的“约”,它是相对于犹太教的“旧约”而言的。

一、《圣经 旧约全书》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它毕竟是一部宗教经典,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

《旧约全书》实际上是以历史为中心的,它所记载的主要是古希伯来人(犹太人或以色列人)的历史活动。“巴比伦之囚”及其之后以色列人的历史,除《圣经》外很少有文献涉及,《旧约全书》对此则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旧约全书》中的许多记载已逐渐为考古学所证实。如埃及“默内帕塔碑”(公元前1230年由埃及法老默内帕塔所立的记功碑)的发现,足以说明《旧约全书 出埃及记》所记的以色列人曾臣服埃及人一事,“确有历史根据”。^[1]《旧约全书 约书亚记》详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征服迦南,进而对占领的土地进行瓜分的情况,这可以看作是处于文明社会前夜各部落之间为改善生存环境而发生的冲突。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以色列人实现了国家统一,大卫成了全以色列人的国王,定都耶路撒冷,《旧约全书 撒母耳记》详述了这段史实。公元前930年,统一的以色列王国一分为二,北部称为以色列王国,南部称为犹大王国。^[2]北部以色列王国,从公元前931年起,经20个王,历209年,到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王国;南部犹大王国,经19王,历时345年,到公元前586年亡于新巴比伦王国。这段历史很少有文献记载,特别是“巴比伦之囚”前后的史实,我们所知更少。而《旧约全书》中的《列王记》、《历代志》、《以斯拉记》等则有翔实的记录,且在波斯古籍中得到了佐证。《旧约全书》保存了大量有关地中海区域各民族的历史资料,有关古

罗马及近东地区一些民族的情况也有所反映。当然这些都是间接的,多数都是放到以色列人的敌对面上提到的。如有关埃及的情况,以色列人征服迦南时,迦南当地居民的情况,以及“巴比伦之囚”前后以色列人周边各民族的情况,都有涉及。

数世纪以来,《圣经》记载的真实性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然而从19世纪以来,考古学上的一些发现却逐渐证实了《旧约全书》中某些记载的真实性。需要说明的是“考古对《旧约全书》的意义不在于把它变成千真万确的历史书,而在于能辨析其中的历史投影,从而开拓古代希伯来人的集体回忆中的文化价值。”^[3]

二、《圣经》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圣经》的题材、故事和典故在欧美各族文学发展史上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以《圣经》内容为契机或为主题的作品,在其浩如烟海的文学著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同时,自中古以来的西方文学发展中为其文学类型、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始点和许多丰富的素材。所以,不少人为此把《圣经》视为一部超越所有西方文学作品的特殊巨著。

但丁的《神曲》是以基督教天堂与地狱为题材,把神学思想作为最高的指导思想。这部宗教诗体文按照正统神学体系来构造了《神曲》和框架。在形式上,《神曲》模仿了神学体系由下而上递相依属的等级结构。在内容上,《神曲》在众多贤哲中提及了《圣经》人物亚当、亚伯拉罕、挪亚、摩西、大卫、耶稣、圣母、彼得、约翰、雅各等,对《旧约》、《新约》中的说教、象征、启示、福音等均有详尽地刻画和展示。英国著名作家弥尔顿的代表作《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这三部诗体巨著中,《复乐园》选自《圣经新约》福音书中耶稣不被魔鬼引诱、经受住各种试探的故事,谈的是基督的意志力量。长诗《力士参孙》也运用了《圣经》题材,基于《旧约:士师记》的故事,弥尔顿以这些《圣经》主题来表达自己的坚强意志。英国著名作家班扬对《圣经》在自己创作上的影响也直言不讳,正如他在《天路历程》序言部分“作者为本书所作的辩解”中所说:“我是不是怕说《圣经》,它的风格和箴言压倒一切的智慧聪明,在它里面充满了这些东西——隐秘的人物,譬喻。然而

就从这本书里发出那荣光，一道道的光线，使我们最黑暗的夜晚变成白天”。^[4] 号称20世纪经典的希腊作家尼可斯·卡赞扎基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基督的最后诱惑》，选择了耶稣的故事作为创作的素材，他将耶稣写成真正的“人之子”，写成人类的缩影和象征，让他经历“挣扎中的人类经历过的所有阶段”。读这样的一本书，《圣经》故事总是要作为参照物出现的。^[5] 在欧洲，无论是积极浪漫派还是消极浪漫派作家，在其作品题材上都大量选用了《圣经》的内容。其中比较突出的有英国诗人拜伦的《该隐》、《耶弗他的女儿》、《伯沙撒的幻象》、《约但河两岸》、《在巴比伦河边坐下来哭》、《扫罗》、《扫罗王最后一战》、《西拿基立的覆亡》、《雪莱的撒但挣脱了锁链》、《魔鬼出行》等作品，德国作家克罗卜史托克的《救世主》、《法国诗人维尼的摩西》、《参孙的愤怒》和《橄榄树山》等作品。英国诗人济慈在其抒情诗《夜莺颂》中也引用了《圣经旧约》中“路得”之典。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整部小说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圣经》中“舍己爱人”的思想主线。而且雨果还常谈到《圣经》充满了诗，赞颂整部《圣经》就像那诗的大海。从某种意义上说，《圣经》成了欧美文学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圣经》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家们提供了数不尽的成语典故、意象，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作家（乃至东方作家）似乎都在通过引用、化用、借用、隐喻等方式，汲取着营养。欧洲中古文学艺术手法上所表现的突出特点“寓意”，就是受《圣经》表述上的隐喻或比喻等方式的影响而形成的特殊思维方法与表现手段。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拜伦、狄更斯、丁尼生、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众多的西方作家无不在分享着这笔财富。于是便有批评家进行了统计：莎士比亚引用《圣经》400多次，涉及的经卷达42部之多，平均每部引用《圣经》14次，在其脍炙人口的《威尼斯商人》等剧中，人们不时能碰见《圣经》典故或引语。英国著名作家弥尔顿的代表作《失乐园》内容的主要来源是《圣经》，全诗引用《旧约》达913处，引用《新约》有490处。乔叟的作品提到亚当23次、摩西8次、耶稣300次；《指环和书》涉及《圣经》500多次。丁尼生的《圣杯》引用《圣经》文句或典故400多次等等。^[6] 俄国作家马雅可夫斯基在其《穿裤子的云》、《列宁》等诗歌中也多次引用了《圣经》的典故和故事。

三、《圣经》在世界文化发展中对方哲学的影响

《圣经》中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哲学思想，它反映了不同文化时代、不同民族传统之思想的积淀和凝聚。而且，由于《圣经》本身在西方古代社会终结、中世纪社会形成和鼎盛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深远影响，又使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变迁多打下了《圣经》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烙印。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圣经》一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专著。不过，它所代表的语言符号体系和信仰观念模式，已经影响到西方哲学的致知取向和价值判断，对西方人士的思维方式、表述能力和理解范围，迄今仍有着潜移默化的支配作用。

《圣经》对哲学发展的影响，首先在于它所包含的古代宗教观念对人生和宇宙的本源、发展以及归宿等提出了具有

哲学意趣的问题。《圣经》搜集了许多古代民族的宗教观念和神话素材，希伯来、巴比伦、埃及、波斯、巴勒斯坦、希腊、罗马等民族的思想火花和哲学萌芽在《圣经》篇章的字里行间不时闪现，都引人深思，给人启迪。巴比伦史诗中的创世神话和洪水传说，古埃及宗教中的复活观念、死后审判和阴间生活，以及古波斯观念中的二元世界、善恶之争、末日迹象等原始思维和朴素想象，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涉及到“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这类世界本源、开端的设想，反映了远古社会对人的本性与命运的沉思，提出了宇宙和世人究竟“自何而来、为何而生、向何处而去”的基本问题。它们一方面丰富并扩展了犹太人的宗教观，另一方面又在一定意义上为西方哲学中的宇宙论和人生观打下了基础，为西方文化中的宗教哲学、人生哲学和历史哲学做好了准备。此外，《圣经》以推崇一神论的形式曲折反映出地中海地区古代民族的归纳、综合能力，以及宏观整体把握的认知取向。《圣经》又体现出具有浓厚希腊色彩的虚无主义、神秘主义、禁欲主义以及提倡道德说教和知行并重的思想，让人们从“上帝的话语”中去领悟形而上学之“道”，强调在神性思维中理性、逻辑的作用，注重其哲学中的演绎法推理和三段式证明。有关“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讨论“个别与一般”关系的唯名唯实之争，处处展示出逻辑力量的胜利，对整个西方哲学进程中的辩证法传统起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圣经》中“道成肉身”的观念从哲学意义上探讨了抽象与具体、彼岸与此岸、超越与内在、无限与有限、永恒与时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道成肉身”的观念进而又引申出西方哲学中流行的末世论和未来观，使人们在思辨中对超越时空、尘世拯救和历史把握等题材津津乐道、流连忘返。《圣经》所代表的这种思想，使西方社会以基督教文化精神为主体的道德价值谱系与以古希腊哲学为渊源的科学理性精神得以彼此弥补，相辅而行，至今仍对西方社会生活产生着强大的约束力和推动力，在其哲学发展上形成了科学哲学与人生哲学这两大体系并存共进、缺一不可的局面。

《圣经》对至高上帝之美、受造物之美、以及信者心灵之美的赞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影响了西方哲学中对“美”的认识和理解。《圣经》对原罪与堕落的展示，则形成了西方哲学中“善与恶”、“罪与罚”等道德伦理观念。在《圣经》中俯拾即是观念、故事与比喻，为西方哲学之库提供了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思想内容。■

参考文献：

- [1] 陈超南.考古发现与《旧约圣经》.百科知识, 1991, (11).
- [2] 鲁运庚,尹明明.犹太称呼起源考.世界史研究动态, 1993, (6).
- [3] 陈超南.考古发现与《旧约圣经》.百科知识, 1991, (11).
- [4] 约翰·班扬.天路历程.上海译文出版, 1983.
- [5] 余斌.“人之子”的还原.中华读书报, 1999-12-29, (6).
- [6] 杨慧林等编.基督教文化百科全书.济南出版社, 1991.

【作者简介】詹艳(1965-),女,福建浦城人,1987年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现为福建省闽北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

责任编辑:宋松